

人世间

慈祥的年在那儿等你

牟民

盼年

记忆总要剔除那些无关痛痒的痕迹，留下的则是深刻的印记。年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如闪闪发光的金子，属于最难忘怀的。

真要说出年的具体样子，它却若隐若现，要抓住它，它立即隐藏在虚空里；要离开它，它又很形象地摆在眼前。在我脑海里的年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，站在远远的门槛那儿，手里拿着许多好吃的好用的，四周布满了鲜花，慈眉善目地望着我，等着我走到他面前。

此刻，遥远的年向我走来，翻开一页页日历，那个叫年的慈祥老人在向我召唤。

少年时，刚过了年，便会扒拉手指头，说还有三百六十四天过年。那个在我背后的老人暗笑道：孩子哟，盼啥年？过一个少一个。不就是盼着穿点好的、吃点好的、玩点好的吗？

是的，过年在孩子们的眼里，无非是吃、穿、玩。日常不见荤腥、不换新衣服、没个空闲，心里总要盼个吃肉、穿新衣、彻底玩耍的日子。盼，就有了目标、有了奔头。

当日子超音速地闪过腊月，一眨眼就过了腊八，年味儿越来越浓时，大人孩子仿佛换了精神头，走路挺起腰杆，逢人就笑，说话都带着暖意。步伐也在加快，办事也更利索。起早赶集，拉晚砍柴拾草，手脚不停。最忙碌的要数持家的母亲们，白天推磨压碾，备下过年的米面；晚间飞针走线，缝制新衣新帽新鞋，以最快的速度缝补起生活的缺漏。那位慈祥的老人在不远处张望，催着她们，许多需要准备的东西，要一件件预备下。如同眼前有那么一间亮堂的屋子，有位慈祥的老人坐在里面，注视着屋里的一切，看谁把他需要的物件备得齐全，等到他检阅时，颌首给你点赞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月里，虽然没有多少东西准备，但每家每户都会把钱财粮米节约下来，宁肯平日少吃点，也要把年过得像个样子，不会让年受委屈。

在大人们眼里，不是盼年，那是赶年哟！

听年

年快要来的时候，最快乐的莫过于孩子们了。

早晨，想在炕上偷懒多睡一会儿，耳朵里听到几声爆竹响，谁家的孩子把小鞭往空中扔，让村子有了第一声炸响。赶快爬起来，抹几把脸，把父亲买的几挂小鞭小心翼翼拿出来，拆开一挂，数几个揣到布兜里，跑到街门口，用拇指食指捏住一个，点上，小鞭哧味冒烟，然后使劲甩到高空。啪！响声伴着一阵淡淡的烟雾，纸屑在空中，如蝴蝶在飞，飞到那位慈祥的老人面前，向他报到，让他清楚，这街面上有我在，可别忘了我呀！有个回声在耳边，仿佛老人真的听到了。我心里很敞亮，提起精神，继续甩几个，甩掉浑身的沉闷，甩掉晦气，站立的双腿也有了定力。东邻西舍的玩伴们即刻围拢过来，手里拿着小鞭，一起比赛，看谁的小鞭脆响、甩得高。当然了，我可能输，那位老人还给我鼓劲呢！

正热闹间，听得一阵猪吼叫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往村中心大街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嚯嚯！杀年猪了！”

早就围了一圈人，我们只好挤在大人的腿缝里看过去。猪在杀床上，吼叫的声音在空中回响，脖子那儿半尺长的口子，嚓

嚓的刀子声，从猪身上传出。我浑身抖了一下，忙把头收回，不再看，多亏不是我家的猪！那位慈祥的老人在半空里闭上眼睛，不忍看这血腥的场景。我小声地问他：“你老人家何必那么讲究，要人间杀猪宰羊的，弄得血淋淋的呀？为啥不阻止杀猪的呢？”我发抖的身子有了冷的感觉。天空飘过零星雪花，吱吱响，好像在为被杀的猪祈祷。同伴水林脸色蜡黄，他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哎呀，那是我家的猪！就这么被杀了！”他不再跟我们放小鞭了，脑子里老想着他家的猪，萎靡不振。

不一会儿，猪被扒皮，吊到横木上。“开盘了，谁买第一份？”

“我家来！”不知谁喊道。听到刀割肉的声音，我们跑开了，听不得刀子的声音。水林说：“我发誓不吃猪肉了。”他家有吃素的奶奶，见不得任何肉类，时间久了，一家人受老太太的影响，也淡化了吃肉的念头。水林不吃肉，不是说气话。

吃过饭，我们继续在街上玩耍，玩各种游戏，消磨时间。没了小鞭响，便拿起木棍打尖儿，半尺长两头尖尖的尖儿在地上，用棍子加劲敲一头，尖儿蹦起在空中，再用木棍打它中间，叭的响声不亚于小鞭。尖儿飞向高空，那位老人看见了，捻着胡须眉开眼笑。尖儿忽忽悠悠地落在远处。打尖声太小，那就打瓦吧！一块块砖头摆好，手握一块，瞄准打去，十分脆响。

正打着瓦，村办公室那儿传来锣鼓响，赶快往那儿凑。一帮老人在敲锣打鼓，铿铿锵锵，铿铿锵锵！很是震耳朵。老人们合着节拍，半闭眼睛，念念有词，很享受的样子。办公室东面秧歌队在排剧，听说今年秧歌队要正儿八经演剧，排练京剧《红灯记》。年前村里演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水林的大哥水财自告奋勇出演杨子荣。他大哥去过东北，跟人学过二人转，会翻跟头，拳脚也有两下子。排了半个月，年三十晚上先在村里试演，不想水财穿一身虎皮衣，“打虎上山”那场刚登台亮相，一个跟头打到了台下，碰伤了一名妇女和一名孩子，自己也摔折了腿。两家年都没过好，秧歌队差点解散。我们知道《红灯记》里没有打斗场面，我本家六姐香美演李铁梅，五姐香艳演李奶奶。水财的二哥演李玉和，民兵队长松林演鸠山，这帮人肯定行。听那唱腔，有板有眼，台词背得滚瓜烂熟。

听了半上午，我们把台词也背下来了。玩累了，就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台词也觉得很像那么回事儿，比广播喇叭里的《红灯记》录音不差。

看年

那位慈祥的老人慢慢走近了，我们越发看得清楚了。

跟着大人赶集去，最喜欢看年画市场，时髦的明星剧照：郭建光、江水英、柯湘、杨子荣，挂在家里很出眼。比起舞台上一晃而过的真演员，还是年画让人永久拥有光彩的形象。买下连环轴画，贴满墙壁，家里有了年的亮丽。慢慢走，看不够的画，也不觉得累。再走到对联市场，门对排一地、挂满街，红彤彤晃眼睛，精神大振。欣赏着一副副对联，背诵下来，无形中学到了知识。等大人们买齐了年货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仿佛牵着那位精神矍铄老人的衣襟急速快行。

慈祥的年终于迈进了家，站立在正间

屋北面。一张长方形的席子钉在北墙上，虔诚地把祖画从柜子里拿出来，伸展开，挂在北墙上。年隐在祖画后，馨享着供桌上的大枣饽饽、大米饭、炒菜、猪头、大公鸡，香火缭绕。

看到祖画最上的太公太奶，那排列的一行行名字若隐若现，不甚清楚。他们都是家族的前行者，已经跟祖画融为一体，不禁肃然起敬。祖画底下玩耍的光头孩子，正在燃放爆竹，看着看着，他们下来了，跟我们一起痛快地玩。

家里挂了祖画，气氛变庄严了，真的有了节日的氛围。再看看满墙壁的年画、屋门街门的大红对联、街面树上和墙上的红帖子，眼里一片火红。生活富足后，家家门楼下挂两个大红灯笼，一到傍晚，映红了门口，来往行人如踩了红地毯，穿巷风都是暖的，人们个个兴高采烈。几杯酒下肚，庆贺除夕年夜。电视上演着各地的晚会，看到精彩处，手掌拍红了，不时地站起，兴奋高呼，看得专注，看得眼泪流出。

五更时拜年，更有好看的。漫天星光闪烁，人人焕然一新，走街串巷，把冷寂的夜晚闹得一片沸腾。不顾整宿闹腾的疲累，吃过初一的饺子，就开始出门拜年了。先姑母，后姨母，再岳父岳母，连襟舅子干兄弟，家家不漏叙叙情。

白日走亲戚，晚间看演剧，一个正月大饱眼福，真的是天天过年，日日新鲜。

闰年

都说年有味道，那位慈祥的老人浑身弥漫了甜香。进了腊月门，虽然老人远远的不甚清楚，但他身上那股香味早就被风吹来，不断地灌进我们的鼻腔。

在外面玩够了，肚子饿了，就往家跑。刚到门口，闻到一股油炸刀鱼、鲅鱼的香味儿，还有飘散过来的炸面鱼儿的味儿。那可是我们一年没吃过的稀罕物。静悄悄地跑进家，到厢房里掂摸掂摸，看见早已炸好的一盆面鱼儿温乎乎的，偷偷拿一个，赶紧跑出去，跟小伙伴们掰开，忙着往嘴里送。到底是油囊囊的食物垫饥呀，半个面鱼儿下去，肚子半饱。

有时玩过头了，听得母亲呼喊。跑回家去，饺子刚好从锅里捞出，鼻子紧紧，嗅到了今天的饺子是牛肉馅的。说不定哪一天，母亲拌饺子馅，怕盐味不合适，会让我嗅一嗅。我把鼻子凑到饺子馅上，闭眼一嗅，说：“淡了。”母亲再放盐；如果哪天闻着齁咸，母亲赶紧加肉加菜。如此，获得了母亲的赞赏：“这孩子，馋猫馋狗鼻子尖！”

最难忘的是跟父亲一起煮猪下货。腊月二十八下午，把一套猪下货清洗一遍，放到锅里用开水焯一遍，然后在锅底架上大火，坐在锅边，慢腾腾地往锅底加木柴。木柴哗啦啦响，不时传出木香。锅里冒出热气，飘着油腥味儿，脸被火烤得滚烫。忽然，锅里咕嘟咕嘟响起，原先的油腥味变成油香味，随着火势，然后是浓香味。慢慢改为温火，锅里维持不大不小的响声。

父亲在炕上抽足了烟，探头问我：“下货好了吗？”

我再闻闻说：“好了，入味了！”父亲下炕，开始捞下货，打猪皮冻。忽然看见父亲身后有个影子，仔细看，仿佛那位慈祥的老人正向我走来，他身上竟也有猪头肉的香气。

风物咏

雪的独白

孙超

我的名字叫雪。在博大精深的汉语里，我还有一些别名，文雅而有趣，多达几十种呢！

先说说“霰”，也称“霰子”。清代雍正年间胶东籍的工部尚书李永绍，在《清雪》诗里是这样描述我的：“清雪佳名书未载，无声寒霰坠迟迟。”在他所说的这种情形下，我是小冰粒，圆形，也有圆锥形的；也有叫我“玉尘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我就像玉屑自天而落；还有叫我“银粟”的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银白色的谷子般大小的颗粒，稀稀拉拉地下落；还有称我为“琼粉”的，是说我凌空挥洒，就像是白玉的粉末哟！

后来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为雪花，摇摇摆摆，莅临人间。也有很多诗人把“雪花”叫作“六出”，或者“六花”的，这是因为世间的花，花瓣大多是五个，而我呢，则是六瓣的！飘舞在空中的我婀娜多姿，诗人们还昵称我为“玉蝶”“玉絮”“琼花”“玉花”“柳絮”“六英”“六葩”“玉蛾”等。

若是无风，我便会“欲验丰年象，飘摇仙藻来”。想想看，那些树枝、竹叶等，全都被我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，简直赛似“仙藻”了！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描述的也是这种壮观的景色。

我要是舞兴大发，便如同《水浒传》里描写的那样：“玉龙酣战，鳞甲满天飘落”。入冬以来，我频频光顾华夏大地，尤其是在烟威一带，往往逗留数日之久，铺在地面的厚度一度竟达74厘米——这可是官方媒体报道的，我又一次成功地将烟威地区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雪窝”！

以上那些对我的叫法都很雅致，还有一种别称另类而有新意。这全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所赐。他曾这样写道：“大雪逾岭，被南越中数州，数州之犬，皆苍黄吠噬，狂走者累日。”意思是说，广东罕见下雪，一见到我，不要说人，就连狗都极为惊喜，狂吠奔走了好几日。此后，我便又多了“犬狂”这么个怪怪的名字！——其实啊，它们是因为喜欢我才发狂的。许多南方人冬天来北方旅游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我来个零距离接触！

最后我要说，能永远与人类和谐共存，是我最诚挚的心愿。